

# 憶舅丈萬耀煌先生

潘光建



萬耀煌先生早年與夫人及公子合影。

（舅丈萬武樵（耀煌）先生自民國四十二年退休後，經常多病，但幸我舅媽萬周長臨女士善於照料，所以九死一生者數次，均能轉危為安，故三軍總醫院上自院長主治大夫下至護理小姐，莫不戲稱她為「特別護士」。去年夏天以皮膚肛門流血不止送院醫治，經急救輸血治療後回家休養，至今年年初病情惡化，又進三總，終因年老體衰，病情始終未見起色。元月底舅丈於寒風暴雨之中與世長逝，時為民國六十六年元月卅一日下午五時卅五分正，享壽八十有七。

## 望之儼然即之也溫

舅丈一生豐功偉業，在黨史、國史及湖北文獻上都有記述，必然為世人所熟知，亦不必多述。余曾列門牆，早沐春風，又以與乃甥張實才君同窗之雅，結秦晉之好，遂為湖北之嬌客，乃忝為晚輩。數十年來，侍從問安之餘，承舅丈愛屋及烏視婦若子，耳提面命，多受教誨，家中如無賓客舅甥可促膝長談。舅丈之所言無不至大至當，而學養之豐富，不僅文學淵博，且胸藏百萬甲兵，識見超卓，又非一般人所能知。每次拜見之後，總覺得他老人家「望之儼然」、「即之也溫」。



發仁辜(二左)丹耿(右)倫篤張與(二右)生先煌耀萬後義首昌武亥辛  
。謀參部令司總軍命革昌武任時生先煌耀萬。影合昌武在(左)

### 西安事變見義忘死

第一真情的感人：一個人的偉大，在天性中必然具有真情，舅丈一生待人接物，就是實踐了一個「真」字，老人家從不說一句假話，「言不及義」的從來不說，也從不做一件假事，真正做到「表裏一致」。

當民國廿五年十二月十二日軍事委員會蔣委員長介公在西安蒙難時，舅丈夫婦與許多黨國要人，同時被囚禁於西京招待所內，中外雜誌第二卷第一期、第二期所載「西安事變身歷記」是他老人家日記中的一篇獨立文章，可以說是近代史上真真正正一手資料之一，文中敘述舅母在重重危機之中，不顧生死，衝過荷槍實彈的警衛，去侍奉蔣雨岩（作賓）先生的湯藥，這一行爲，以當時緊張局勢，在邵元冲先生被殺之後，很可能會發生流血慘劇，但舅丈當時祇見一義，不見生死，因此並未阻止舅母的行動，這樣卓立獨行是發諸於真摯的感情，決非矯揉造作得出來的。

### 家居門雖設而常開

其次是老人家平素家居，門雖設而常開，賓客光臨，隨時接待，上自黨國元老、政府顯要、各級民意代表、門生故吏，下至販夫走卒、低級軍官、舊時的老兵等，舅丈於接談之際，辭色從無分軒輊，態度一樣的親切自然，猶如對家人兄弟一般，即使長談之後，亦毫無倦容，絕無厭惡之意，而言辭之懇切，真有忠厚長者之風，使晚輩們如沐春風如浴化雨。舅丈平易中

的偉大，偉大中的平易，是了不起的地方。我常想舅丈雖官拜省政府主席，更曾為領袖主持軍事教育，桃李滿天下，但退休了廿四年，以在野之身，完全無權無錢無勢，何以每逢年節生日，依然車水馬龍，賓客盈門，其故安在？恐怕就是憑這一點「真」情得來。

### 陽明山莊的豬肝湯

另外一件小事，鮮為外人所知者，是為舅丈主持陽明山莊訓練，每天自晨操起，上課、用膳、晚自修，一直到熄燈，凡是研究員的活動，他老人家無不參與，表面上他的生活起居是與研究員打成一片，實際上他比研究員起得早睡得晚，可說辛苦尤有過之。研究員受訓不過四個月而已，但舅丈則天天如此。尤其在飲食方面，舅丈一日三餐與研究員完全一樣，舅丈當年雖值花甲之年，但長期如此，健康必然受到影響，所以主辦伙食的勵志社主任黎離塵先生（已故）特為舅丈午餐中偷偷加上一碗豬肝湯，其色味與容器則與研究員所食用的湯汁完全相似，不過多幾片豬肝而已。一日為舅丈察覺，立予制止，黎離塵主任祇有徒呼奈何，此事舅丈從未對人說過，我是當年陽明山莊的總務課長，所以知道。我知道舅丈的意思是：既然領袖要他辦實踐教育，在生活上精神上一定要做到表裏一致，才是真實的實踐。這一碗豬肝湯，照目前國民生活水準來講，實在談不上什麼特別營養，照舅丈的生活水準講，也談不上是特別享受，但舅丈堅持要布衣粗食，因此勞心勞力，得了肝病，與營養也不無關係。

。這件小事也是舅丈真情的地方，所以我想到許多偉大人物之所以偉大，並不一定要做了什麼了不起的大事，而是在小處表現了他們的真性情。

### 辛亥葛店追黎故事

自謙的可敬：論舅丈一生，得意之事甚多，舅丈對他過去的功勞，都認為義所當為，從無一言自矜。譬如說到辛亥革命，舅丈從保定軍校兼程南返，先經過上海，陳英士都督要留他在上海練兵，他一心趕返桑梓效力，到了武昌，黎元洪都督又想留他在都督府當參謀，他也婉辭了，一心趕到漢陽前線，在黃克強先生的總司令部當參謀。他當時的身份，應該是上海都督府派赴武昌都督府的連絡參謀、武昌都督府的參謀、革命軍總司令部參謀三項職務，論年紀是一個廿一歲出頭的青年，可以說非常顯赫了。

舅丈在辛亥革命成功後，立即回保定軍校復學，以後總自謙辛亥年僅是黃克強總司令麾下一個小兵而已。在辛亥年革命史中，應為舅丈大書特書的一件大事，是從武昌單騎到葛店，追上了正在撤退中的黎元洪都督，在黎都督手中取回了「黎大都督」的大印，趕返武漢，在清軍與革命軍的停戰令上，蓋了革命軍官方的大印，此舉不但使停戰發生了效力，而且革命軍從此正式被視為正規軍而非叛黨，被武漢領事團公認為正式交戰團體，對革命形勢之扭轉，厥功甚偉，所以湖北大老張知本懷九先生在舅丈七十大慶壽聯中有一句「葛店追黎大有功」，就是指此事，但舅丈從不自矜自誇。

### 元日通電反共更早

民國十六年反共，是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，提到長沙許克祥先生的「馬日通電」，是人所共知的，殊不知舅丈與夏斗寅先生首舉反共大譟的事，曾在京滬各報刊出頭條消息，震撼中外，比許克祥為早，稱為「元日通電」。雖然日期早於長沙的馬日通電，但刊出在羅家倫志希先生的黨史文獻中，編排次序却在「馬日通電」之後，舅丈在當時以及後來，對元日通電反共一事從不宣揚，因此埋沒了這歷史上光彩的新聞。然而舅丈認為反共是本份內應該作的事，用不着居功，自我宣傳，所以很少對外人提到過。我讀後漢書，每至光武帝論功行賞時，馮異常退倚大樹，從不表功，過去我以為歷史騙人，以為世上豈有此等人物？殊不知我眼前就有一位。乃知史書並不欺人，舅丈的平生行誼，謙虛自抑，類多如此，實在令人敬佩。嚴格的可愛：舅丈一生從政、治學、帶兵，據我所知，就是「從嚴」，他一生嚴謹、嚴肅的精神與自律自謙，可以說在他從政、治學，帶兵中充分的表現出來。不但在外如此，居家治家之嚴謹，家中老少長幼無不畏懼他老人家的威儀嚴肅。

### 主持陸大訓練從嚴

陸軍大學是我國最高軍事學府，向以考選嚴格著名，抗日戰爭以前，學員都可攜眷上學，散居學校附近，無眷屬者亦均在校外住宿，生活起居頗受優待。抗戰後，蔣百里先生任陸大代校

長，病故廣西宜山，當時舅丈正在江西領軍抗戰，奉命返回武漢，總統蔣公面令他為陸大教育長，立即前往接長校務。舅丈以百里先生及門弟子主持校政，當時校長由蔣公兼任，教育長負責實際責任，這是軍事教育史上稱為「教育長制」的時代。舅丈趕到貴州遵義接事，立即決定凡陸大學員必須集中住宿，集中膳食，而且生活起居課業要加緊管理，一掃過去散漫頹廢之風，此事對階級較低之學員實為無上德政，此為舅丈在陸軍大學成立了將近三十年來校務行政上之革新創舉，以後成為陸大之傳統。舅丈既以嚴格出名，上課時常常隨堂聽講，如此不僅使授課老師有所警惕，事前必須作充份之準備，並且學員也不敢遲到早退，必須專心聽講。演習時也隨隊行動，對紀律精神特別強調。演習完畢，必親自主持講評。以舅丈的作戰經驗與學術修養，他的講評是最生動而深刻，聽者無不感佩。此外對學員在校內校外之生活、行動，管束要求得很嚴，不准「打麻將」也列為禁條之一，因違犯此規定而遭受「開除學籍」的大有人在，舅丈的嚴教嚴繩，作之親作之師，曾蒙校長蔣公一再嘉許。

當時陸大學員均是青年將校，正則班學員年齡，通常在廿五歲左右，我進陸大讀書時是廿六歲。特別班的學員年齡，縱然官階有中將少將，但也不過卅多歲而已。這些人在軍中大小都是領導階層，然而一當「學生」，則又忘其所以，也都不大樂意接受約束，當然經不住舅丈的嚴格要求，嘖有煩言，於是背後稱他老人家為「萬排長」，多少含有一點諷刺與嘲笑的意思。這些陸大

學生，以後抗戰戡亂建軍中，都有建樹，今日成為黨國中堅者為數不少。

### 一個學生今昔之感

記得舅丈七十大慶那一天，一位官拜中將、任職軍長的學生，向舅丈拜壽之後，向他老人家報告：「從前我們年輕，老師對我們管得嚴，大家很煩，以後數十年，我們自己帶兵練兵作戰，仍然離不開嚴格兩字去要求部下，此時才發現老師嚴格得可愛。當年我們背後稱老師為萬排長，實含有不敬之意，今日想來，殊感歉仄，今日老

師桃李滿天下，望重四海，萬世師表誠可當之無愧。」

孔夫子的行道，我未見過，但是我隨侍舅丈數十年中，體察到舅丈待人接物的真摯寬厚，親切自然；做人做事的剛正耿介，完全出於天賦，出於至誠，確實是中國儒家精神的力行者。

舅丈遽然長逝，令人無限悲傷，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，今日再欲傾聽他細說當年舊事已不可得，想到他老人家對我的教誨，對我岳丈家三代的恩情，我與內子張淑娟、內弟張實良，已不能再盡孝道來報答了，哀痛曷極！

## 民初三湘人物

（原名新湘軍志）

胡耐安教授著。定價台幣25元

### 革命湘軍掌故軼事

上起譚老總。下逮會廚子。全書分為十二個段落。

- (一) 新湘軍志概述
- (二) 總司令譚延闓
- (三) 一軍軍長宋鶴庚
- (四) 二軍軍長魯滌平
- (五) 三軍軍長謝國光
- (六) 四軍軍長吳劍學
- (七) 五軍軍長陳嘉祐
- (八) 六軍軍長蔡獻鉅（附：陳渠珍唐榮陽）
- (九) 九師師長張輝瓚
- (十) 運籌帷幄呂密籌
- (十一) 秘書人才楊綿仲
- (十二) 新湘軍志書後

關心革命史事的人尤其湖南朋友。都該值得一讀。